



秋千女人

周雁羽 著

作家出版社

周雁羽 著

秋

女人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秋千女人/周雁羽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4
ISBN 7 - 5063 - 3638 - 3

I. 秋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9314 号

秋千女人

作者: 周雁羽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装帧设计: 桐润一行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7.5

插页: 3

版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638 - 3

定价: 22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乱红飞过秋千去

——序《秋千女人》

张玉太

大约在四年前，我责编过周雁羽的散文集《真水无香》，其炼意之新奇，文笔之优美，对生活体察之细微，尤其是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淡淡忧伤，都令我颇为欣赏，没有想到时隔几年，她又捧出这么一部得意之作，更使我对她刮目相看。

读罢《秋千女人》，我发现，她以往作品中的淡淡忧伤，已变得浓重起来。在此，我想就这部小说谈一点编后感想。

人们习惯将女人喻为花。花易凋零，也最禁不得摧折，当一场场人生风雨过后，便有落红无数，委弃尘泥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女人的欢乐仿佛总是很短暂，而悲情故事自古及今实在太多太多。

此刻，在为周雁羽这部小说作这篇序时，我的心情一直有些沉重——为女人，为她们的人生，为所谓的命运的“因果”与“轮回”。

女人的人生抑或命运是由什么构成的？

读罢《秋千女人》，我在想，那应该是由两部分所构成，其中一小半是欢乐，大半则是辛酸。生活中，那些号称幸福的女人无疑都很聪明，她们是将辛酸深深地埋藏了起来。然而埋藏起来并不等于不存在，她们的面容，她们眼角眉梢之际的皱纹，



她们的无可奈何的叹息，会将女人的辛酸表露无遗。当然，那些自认为痛苦的女人，如果换一种心态去看生活，也许能发现许多散落在地身边的欢乐，哪怕那欢乐很细小，又那么容易转瞬即逝。

本书作者在审视女人时，眼光是有穿透力的，并具有某种哲理意味。可以说，她为我们写了一部令人深思的“女人史”。

对女人的美丽，作者并不作廉价的赞美，而对女人的尴尬与惨淡，作者也不违心地掩饰。打开女人情感世界的大门，撩开女人包裹灵魂的面纱，将属于女人的一切，歌哭笑骂，生老病死，索性毫无保留地抖落出来。作为一个女性作者，这样做是痛苦的，也是严肃认真的。惟其如此，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。她笔下那充满激情的叩问和冷峻犀利的剖析，足以叫每一个女人的心灵无处躲藏：“那秋千上的女人，即使再娇小再柔弱，也已无从逃避，居然就那样承受了，并在那悠荡之间，努力寻找一刻的充盈感觉，寻找着些许的欢乐。然而，那充盈是真的吗？那欢乐又能持续多久？那秋千上的女人，无论她怎样努力，也永远无法达到自己企望的最高处。也许每一次荡起，她都以为快接近那个高度了，然而每一次，又都很快地跌落下来。一次又一次，没有奇迹。”这一切，带有宿命色彩，而逃出或超越这宿命，不仅是书中那个时代的女性，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女性所须加倍努力的奋斗目标。

那个名叫苏秋千的女人——我宁愿将她视作一个象征性符号——她“这一辈子，真像一架荡来荡去的秋千，无主，无依，无助。先后嫁过的四个男人，离了两个，死了两个。养大的三个儿女，一个也不亲，一个也不靠”。

对此，除了抱以同情，我们还应作更深层的思考。

面对第一个男人李伯朗与插足者关雎之间的私情，作者替



她自问，“她爱过吗？她懂得什么是爱吗？”作为女人，对此是否也有责任？当苏秋千一心想着事业与工作，要去外地进修学习时，作者忍不住发问，“她干吗要那么积极呢？省卫生厅在辽阳举办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针灸培训班，别人都不愿去，为什么她秋千就要搬家舍业地去参加呢？”一个在事业与工作上出色而在情感婚姻上失败的女人，或者说，一个专注于事业与工作而忽略情感婚姻的女人，真的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吗？不，绝不是。可敬而不可爱的女人是失败的女人。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生活的教科书上就是这么写着的。首先要做的是女人，然后要做的才是女强人。温柔与强劲，小家庭里的相夫教子与大事业上的摸爬滚打，你必须给它们排出主次顺序，如果你还承认你是个女人的话。这和男尊女卑或男权主义无关。这是自祖先从树上移居到地面之后，就注定了的。可悲的是，在过去的那么多岁月里，在一种极度倾斜的价值观念挤压下，我们的女性们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是个“女人”！那么，许多关于婚姻爱情的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。

而且，在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女人会怎么对待呢？当看到关雎在外地写给李伯朗的情书，苏秋千为了孩子，竟决定：“只要他能痛改前非”，“还是会给他机会”，写到这里，作者感叹道，“在经历了些风疏雨骤之后，女人的成长真是迅速啊。”且不说将幻想寄托在男人的“痛改前非”上根本就是自欺欺人，却还要“给他机会”！这种古往今来习见的做法，正是女人的懦弱和愚昧之处，是宿命式的慢性自杀。

我不大能理解的是作者的感叹。如果那句感叹语含讥讽，那自然没有问题。否则，将苏秋千此刻的表现赞叹为“成长真是迅速”，那无疑是一处不能原谅的败笔。

与李伯朗离婚后，“秋千又是轻松又是悲凉。她终于可以



解脱了”，作者接着写道，“可是，为什么会有那么沉重的失败感呢？”这是因为，她心目中根本就没有“自己”，而将自己视为为了男人的附庸！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毛无可附之处，成了断梗浮萍，自然会生出沉重的失败感了。反过来，如果将男人看作毛，将自己视为皮，还会生出沉重的失败感吗？大约不会，那十有八九是要生出轻松自在感来。

类似的描述还有。当第二个男人董亦剑患了肝癌后，“秋千感觉，她是在一个由不明物质造成的黑洞里，以最快的速度，坠毁。那黑洞无边无沿，她的坠毁无始无终。”与上面所述稍有不同，这件事涉及生老病死，更接近常理常情，但秋千的感觉是那样的深重，让人看不到她此后人生中的一丝光亮。这就有问题了。逝者已矣，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，乃至于还要寻找人生的乐趣。这不是绝情，这正是生活的应有之义。庄子丧妻，鼓盆而歌，自有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在，我们不必效仿；女人丧夫，悲痛欲绝，感觉自己的天空黑暗下来，也很正常，但若说“那黑洞无边无沿，她的坠毁无始无终”，那就是自己走向自我虚拟的人生“黑洞”了。

许许多多关于女人的悲剧，其制造者正是女人自己。深刻的悲哀也许正在于此。

秋千有快乐吗？有。可那快乐之中却透着隐隐的辛酸。

董亦剑死后，秋千依然在努力，她还想抓住快乐。别人为她介绍派出所所长赵守戟，她想，“她的花，已经到了盛开的尾声，她需要一个女人最纯粹的快乐。她心里有一个小兽，她一直将它关着锁着，只不过是拉着链子，匆忙地溜上一圈儿。现在，她要放开那只小兽了，任它自由自在地驰骋，公然地嚎叫，恣意地发疯。她要燃烧了。”

按说，这才是那个秋千架上情态飞扬的女人。在道德范畴



之内，一个女人追求她的快乐，包括肉体上的快乐——作者称之为“最纯粹的快乐”——不仅正常，而且看上去很美。可惜的是，小说中，“秋千女人”属于这样的快乐实在太少太少。

比较令人费解的是，苏秋千对第四个男人孙拴柱的态度。“这个最早进入秋千的青春期，多次骚扰过她的男人，也成了她最后的男人。”小说中的这个男人不仅品行不端，相貌也带有几分狰狞，可她最终还是接纳了他，甚至连她自己也无法对生活自圆其说，于是，她就认为，“命运这个东西是有的。”说令人费解，是说她竟接纳了一个“青春期，多次骚扰过她”、相貌带几分狰狞的男人。然而，她内心深处是否埋藏着另外的复杂因素？也许，从寻求快乐的角度去解读，能找到其中的答案吧。小说中写道，孙拴柱为她暖被窝，端热水，按摩，拔火罐，而她，“被滋润着，多年都不哼哼的戏曲又出了口”。看起来，似乎也顺理成章。然而，这又怎样的一种快乐呢？

小说中有一处写到，通过穿衣这种小事，秋千总结与她相关的四个男人，那简直就是秋千几十年女人生涯的高度浓缩：“李伯朗自己就爱好儿，不用秋千动手，照样把自己打扮得横标竖致的。董亦剑呢，打骨子里就是农民，又穿惯了军装。偶尔秋千为他置件新衣，也只要蓝布的而且不揉搓出褶皱来，绝不肯上身。至于那个赵守戟，一年四季只跟警服做对，只要有酒喝，其他都是无可无不可的，害得秋千也没了心情。只有这个孙拴柱，秋千想怎么扎裹他，他都没有意见，而且乐于听命，反正又不花他的钱。”看似平淡的叙述里，透着欢乐，更透着辛酸。

欢乐也好，辛酸也好，都别过于归结为命运。女人一旦将自己与命运联结在一起，酸甜苦辣就由不得自己了，甚至有时明知是毒酒也要喝下去——她们以为那是命，无可违抗。



作者所塑造的苏秋千，正是一个活生生的标本，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它客观上都给女人以警醒，告诉女人们，命运就操在自己手里，欢乐与辛酸，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。

无疑，作者将她笔下的“秋千女人”赋予了某种象征意味。“古老的秋千，与女人密不可分，一如一代又一代从远古走来，又融入了历史长夜的女人。”而且，这样的人生悲喜剧远未落幕，仍在继续上演。“秋千荡起来了，钻空拍地，大起大落。”作者在写秋千的同时，也在借题发挥：“就这么一悠一荡、一起一落的，一辈子就过去了。这一辈子，她握住过什么？又得到了什么？”今天的“苏秋千”们，面对这些无法绕过的问题，不也应当深长思之吗？

这些，正是《秋千女人》最值得一读的地方。

2006年3月15日



第一章

1

这个名叫苏秋千的女人躲在自家的灶间，已经有半个多时辰了。

说起来真是笑话，这是她苏秋千自己的家。她借以隐身的灶台，与主房里的那盘大炕相通着。这个时候，灶坑里的柴火已经熄了，沉默得好像从来没有热烈过。但是秋千知道，与灶间一墙之隔的那盘大炕，仍是暖暖和和的；斜斜地倚住被垛，把腿舒舒展展地伸直了，会是很舒服的姿势。秋千可以想见那种舒服。她刚从大炼钢铁的工地上，满面尘灰烟火色地回家来，很需要那种舒服。

但是此刻，斜斜地倚住被垛，在大炕上舒舒展展着的，是另一个女人，那个有着好听的名字和好看的脸蛋的女人。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关雎。那个名字叫关雎的女人，不但像女主人一样地舒展在秋千的大炕上，而且也同女主人一样，在和秋千的丈夫李伯朗嚶嚶哼哼地唠着嗑呢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？

半个多时辰之前，秋千从奋战了七八天的工地上回家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到医院的澡堂洗个澡，再舒舒展展地睡一觉。女儿海燕被送到了辽阳乡下的婆婆家。秋千进门的时候，家中并无一人。正是上班的时辰，李伯朗不在家，也是秋千意料之中



的事。秋千跪在炕沿上，掀开大漆的木箱，找出几件换洗衣服，抓起毛巾肥皂就出了家门。刚要转身往医院去呢，就看见丈夫李伯朗从通向工厂后门的小路上，远远地往这边走来；在他身后三五步，还跟着个人高马大的女人，马尾巴在脑后一甩一甩，两条长腿轮换着往前一扔一扔的，正是关雎。

秋千就是这时让自己躲进灶间的。她听着李伯朗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听到关雎笃笃的半高跟鞋努力隐忍的动静，听到李伯朗开锁时轻微的咣咣声，也想见了关雎灵活的身子倏然侧身而过，像条溜边的鱼，擦过李伯朗的身体，钻进秋千的家里。

秋千看不到俩人的表情。房门关紧之后，有好一阵子，主房里寂静得无边无际，李伯朗开锁的咣咣声，房门转动的吱溜声，很可能都是秋千的错觉。秋千像个心神不定的偷儿，在自家的厨房里猫着脚步，将自己娇小的身体紧贴住与主房共用的那面墙。耳朵碰到粗糙的原木上，有点火辣辣的疼痛，正是秋千此刻的心情。终于，秋千听到了脱鞋的声音，听到盘腿上炕时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和其他一些来历不明的暧昧声响。

关雎的嗓音沙沙的，像毛边玻璃，是所谓“云遮月”的嗓音。秋千听到她九曲回肠地“嗯”了一声，足有三秒钟那么漫长。那里面有哀怨，有撒娇，有欲说还休的无言，也有欲擒故纵的推拒。秋千不由得惊叹了。她没有想到，一个漫长的“嗯”字里，会承载这么丰富的内容。关雎的那双水桃子眼，一定配合了这声漫长的“嗯”，在李伯朗的脸上逡巡，探索，挖掘，释放，让李伯朗在心中一边暗骂这个“浪死人不偿命的小娼妇儿”，一边掀起心肝来，疼不得，打不得。

“上个月，大姨妈就没有来。”关雎想方设法把李伯朗从办公室里约出来，就是通报这一重大灾情的。不是灾情是什么？



李伯朗总想着那张纸会把火包得久一些，但是纸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人算，不如天算。关雎的语气很平淡，一点也没有难为李伯朗的意思。她只是在说一个事实。

“真的啊？好久啦？”李伯朗探寻的口气，让秋千想像得出那副小人嘴脸。那张小白脸，此时肯定如同凭空罩下了一张灰色的面网。这是他在面对危险和压力时，惯用的表情。

果然，关雎不愿意了：“蒸的啊？还煮的呢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都有五十来天了。俺娘昨天买的俩大青靛萝卜，一口气全叫我给撮了。这几天大清早的，我跣着门槛干恶心，呕又呕不出，憋得两眼淌泪的，俺娘都看在眼里呢，出来进去摔盆子砸碗，指鸡骂狗的，说是一个女孩儿家，好么生地拈酸的吃辣的，可不是坏了事儿？说得我脸上那个臊啊，恨不得找个树桩子，一头撞死了去！”关雎没有找到树桩子，只好一头撞进了李伯朗的怀里。

2

关雎可以撞进李伯朗的怀里去，隔墙的秋千却软了身子，只能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大会战场景，还在秋千的血脉里激荡不已呢，浮现在眼前的还有那通红的炉火，热气奔腾的座座小高炉，和人们砸锅卖铁炼出来的生铁疙瘩们。尽管眼下，秋千还实在看不出，那些生铁疙瘩到底能派上什么用场。但是说不定哪一天，它们就会落到美英帝国主义的脑袋上哪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？而隔壁的这对狗男女，却公然躲在她秋千家里，在她秋千的炕上，讨论他们情欲放纵后的成果。

秋千应当坚强一点，无论如何，她不能一直这样萎在地上，



像黑土地里挖出的泥巴，连块生铁疙瘩也赶不上。虽然此时她的心里，就塞满了这样一堆生铁疙瘩。她试着往起站，但大脑的指令，腿和身子显然没有接收到。秋千索性不再努力。她倚坐着那面墙，像倚着大炕上的被垛，舒舒展展地伸直了双腿，一边听着墙那边的嘀咕，一边一五一十，扳着指头数起日子来。

五十来天了？五十来天前，秋千正在辽阳乡下参加一个医务培训班呢。培训班结束的时候，秋千要李伯朗去接她和海燕，也顺路回家看看老人。李伯朗倒是去接她娘儿俩了。三个小时的长途车，李伯朗可一点儿也不孤单呵，身边一直有关雎陪着呢。关雎这个骚娘们儿，见了秋千一点儿也不害臊，腆着脸说跟来帮李伯朗抱海燕的。海燕都快三岁了，倒要她帮忙了？原来那时，这对狗男女就粘乎得分不开裆啦，里外里地只瞒着秋千一个人啊。现在就更好了，关雎就快帮忙李伯朗生出儿子来了。

秋千扳着指头数日子的时候，关雎也正假在李伯朗的怀里，扳着指头想办法呢。看来关雎是真爱李伯朗，关雎是有备而来。一个大姑娘家，难为她是从哪儿想出了这么多的主意。

关雎抓过李伯朗的手，放在自己的小肚子上摩挲，说，这个孩子肯定是不敢要的，不如李科长给她批个长假，她躲到黑龙江的大哥那儿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孩子生下来送人。李科长就是关雎所在的劳资科的科长，也就是李伯朗。

看到李伯朗面呈为难之色，关雎又说，要不就去找二哥给开个流产证明，找家医院做了去。不过，流产需要夫妻双方都在场。想到要李伯朗此时与关雎公然出双入对，又是到那样一个敏感的地方抛头露面，关雎自己就马上否定了这第二个方案。

其实最简捷最能遮人耳目的办法，就是悄悄地吃下几副打胎药，自己将孩子打下来，连哥哥们都不必惊动。可关键的问



题是，整个厂医院，只有秋千开出的打胎药方最灵验。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还真有点儿意思了。

秋千听到这儿，居然“扑哧”笑出了声。想想自己态度不对，又连忙用鼻子“哼”了一声。对于人生的思考，秋千是从坐在地上的这个时刻开始的。她爱过吗？她懂得什么是爱吗？她爱过那个正搂着别的女人在她的炕上的，那个名叫李伯朗的男人吗？李伯朗追求她的情形，仿佛就是前天的事情。婚礼的前一夜，姐姐苏春草狠狠甩到她脸上的那一巴掌，还在火辣辣地疼着呢。什么叫“现世报”？这就是了。秋千下意识地摸一摸脸颊，再想不到，春草娇小的手掌会那样有力量。

3

这是东北一个叫关营子的城市。这是这个叫关营子的城市里的一家缫丝厂。成百上千的姑娘媳妇们，就在这热气蒸腾之间忙碌，蒸发着自己仅有一次的青春，消耗着自己的薄命红颜。二十六岁的苏秋千就在这家缫丝厂的医院里工作。她是二十岁时从卫生学校毕业，分到这家缫丝厂的，已经呆了六年。

秋千能在这成百上千的姑娘媳妇们当中脱颖而出，撞进许多男人的眼里，撞进李伯朗这样的男人的梦中，并不是个简单的事儿。

二十岁的秋千看上去似乎只有十六岁。她穿着一身黑布家缝的棉袄棉裤，脚上是一双同样黑布的暖窝子棉鞋，远远看过去，活像雪地里的一只小乌鸦，别说凤凰，连只孔雀也算不上；秋千的头发有些自来卷儿，带着点儿微黄，被梳成了两只弯弯的羊角辫子，走起路来，两只羊角辫子就随着步态上下弹跳；一张白里透红的小脸，是俗称“气死太阳”的那一种，越晒，



就越细腻白嫩，透着少女特有的红晕；秋千的鼻子翘翘的，配着一双不大不小、黑白分明的丹凤眼，和一双唇线清晰的红唇，若将各个部位分开来看，每一处都不是特别漂亮，但搭配起来一端详，不知怎么，就有了一种俏皮的味道，透着那么一种可爱。

二十岁的秋千还混沌未开呢。她对自己的俏皮可爱懵懂不知，更不晓得卖弄什么女人风情。她就这样一派天真地走进这个阴盛阳衰的缫丝厂里，小小的身子骨里仿佛有永远使不完的力气，又好奇又认真地对待她要担当的所有事情。这个在卫校里考试永远得第一的傻丫头，曾经学过那么多关于人体的知识，可是，在她的小脑袋瓜里，似乎功课是功课，她是她，知识是和她这个具体的人没有什么关联的。惟一的关联，就是她太爱学习。小人儿的心劲高得很呢。

秋千被分到厂医院的中药房，负责抓中药。白天忙完了工作，晚上就去厂夜校进修高中的课程。在这儿读书的，都是厂里的大姑娘小伙子们，他们看上去都比秋千大得多，可每次考完了试，成绩在夜校的报栏里张榜公布，秋千总是稳占鳌头。后来，每当临近考试，秋千就被大姑娘小伙子们抢来抢去。秋千愁愁的，谁抢着了，就帮谁复习功课；有的大姑娘急得直叫她“妈”，她也傻呵呵的敢答应。当然了，大姑娘们的回报，就是争着打扮秋千；而小伙子们的回报，则是从投药的窗口往里扔情书了。

大姑娘们争着打扮秋千，秋千很开心，由着她们捋飧；可小伙子们动不动就从窗口扔情书，这事儿叫秋千无所适从。她就拿着这些情书，去找西药房的王莲子。

王莲子是和秋千一道分来的。在卫校时，俩人不仅是同班同学，还是一个炕上的“通腿儿”。那个时节，大家都穷，王莲



子的褥子厚重，秋千的大被子实沉，从开学那一天起，直到毕业，王莲子和秋千就一直你铺我盖地没分开过。王莲子可不像秋千这样混沌。王莲子清俊多汁，柔情如水，又比秋千大了四岁，在卫校时就被男人们追得团团转，有一个小军官还为她上过军事法庭。当然，王莲子付出的代价，就是做过一次人工流产，还是一对双胞胎。王莲子一毕业，就与那个小军官成了家，当然，这时的小军官早已转业了。也因此，王莲子下了班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小窝里，不必再同秋千挤集体宿舍了。

王莲子仔细读着秋千收到的这些情书，不是鼻子里往外冒冷气，就是忍不住纵声大笑。鼻子里冒冷气也好，纵声大笑也好，王莲子表达的只有一种意思：这些毛头小子，没有一个能配得上秋千。噫！王莲子抖一抖手中的信封信纸，顺手就往火炉里一扔，纸们就很快变成了一堆小灰。她不屑地骂一句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因此，那些往窗口投过情书的小伙子们，从没收到过来自秋千的回信。王莲子不知道，天鹅肉往往真的会被第一只癞蛤蟆吃到。

是王莲子教会了秋千唱“二人转”。

“二人转”也叫“蹦蹦”，唱本语言通俗易懂，幽默风趣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到今天已在东北地区流传了近三百年。最初的“二人转”，是由白天扭大秧歌的艺人们，在晚上演唱东北的民歌小调儿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“二人转”也不断繁衍生息，在原来东北民歌、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，渐渐地吸收了莲花落、东北大鼓、太平鼓、霸王鞭、河北梆子、驴皮影、相声、民间笑话等多种艺术形式，表演形式与唱腔丰富多彩。因此，东北人素有“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”的说法。

早在读卫校的时候，只要王莲子往台上那么一站，小腰那么一扭，左手帕右手扇地那么一转，眼风儿那么一抛，所有的



男同学男教师就集体“晕菜”了，他们对王莲子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也油然而生。

有一次过大年，学校里搞联欢，王莲子唱了一段传统小调“情人迷”，正唱到：“五更里，东方发了白，叫一声郎哥哥快点起来。外边的金鸡叫，窗户纸发了白，把你送到大门外。我的哥呀哥呀，问声郎哥啥时还能来？”捧哏儿的男同学就受不了啦，晕晕乎乎地就往王莲子身上栽。只见王莲子腰肢一闪，小屁股一撅，男同学就一腚坐到了戏台上，惹得台下哄堂大笑，还以为是个规定动作哪。从那以后，王莲子得了一个绰号，就叫“情人迷”。

王莲子教会了秋千唱“二人转”，秋千学会了唱，却没有学会王莲子戏台上的风骚劲儿。她憋直地拿着小调当正戏演，再暧昧的段子到了她那里，总会弥漫出不谙世事懵懂无知的气息，唱得人们都不好意思红脸，更不肯偷偷地你掐我一把、我拧你一下地打情骂俏了，都觉得台上的这个傻丫头着实傻得可爱，傻得都不忍心调笑她。

秋千除了会唱“二人转”，还特爱哼哼评剧。那时，新风霞演出的《刘巧儿》正家喻户晓。这是一出反映新社会农村青年反对包办婚姻，追求爱情幸福美满的戏，与年轻人特别投缘。只要新风霞挎着小篮儿一出场，台下的年轻人儿就掌声如雷，格外地脸红心跳。有一次厂团总支搞晚会，秋千穿着小碎花的斜襟小褂，宽腿九分裤，跼着小脚轻轻俏俏地上了台，刚打出半个圆场，台下的叫“好”声就响起来了。

秋千终于停下了脚步，把小篮往前这么一操，开始唱那段最著名的唱腔。秋千的嗓音脆生生的，山间溪水一样又清又甜，随着伴奏，恰似溪水跌荡着在往前奔流：“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他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我的爹在区上已经